

“新日常”下的日本大学与社会

许多工业时代的社会问题如“超大城市污染”“超时工作”“长距离通勤”，已然呈现“不可持续性”。这次大疫，应是自然给予人类一次调整、改造社会的良机。

自2月15日后，我再没进过餐厅、居酒屋。3月，除了参加一次学校会议后，再未乘过巴士、电车。这些日子，我坚持线上教学，线上开会，“stay home”。目前疫情仍在继续，今后，纯粹stay home也许要调整，人们需要边抗疫边生产。这种方式，被安倍首相称为“新日常”。

6月1日，大多数日本中小学重新开学。但5月31日这天，日本全国感染者新增30名。其中北九州市一气新增12名，有人说这是新冠病毒“第二波”。同日，东京也有5人确诊。这5名感染者中，4名染路不明。

尽管日本“紧急状态”已解除，但多数人仍非常谨慎，不敢掉以轻心。他们外出时仍戴口罩，进超市仍小心翼翼，少触摸商品，尽量不用购物筐，排队保持“社交距离”，最好不用现金。

笔者奉职的大学，从4月开学至今，师生尚未线下见面。日本大学网课多用Zoom软件。各种类型课程，感觉网课还是小型研讨班效果最好，可彼此讨论。但大班上课，如广播电台播音，诸多不安交集。很多大课，学生关闭摄像头麦克风，如此的确可降低噪音，增进网络稳定，但看不到学生表情，每堂下课，疲劳难以名状。近来，我尽量用Zoom文字会话功能，让同学即时回答问题，增加双向交流，如此稍有心安。

这几个月，日本各大学均顺利转入网上教学，但常听学生抱怨上网课疲劳，课题过多。不少学校建议教师要考虑学生视力健康，适当调整线上授课时间，可将部分内容改为线下自习。但另一方面，教师备课、授课、校务忙碌终日，均依靠一台电脑，目力精神损耗巨大，疲惫不堪。

疫情让居住空间狭小的家庭更加窘迫。尤其那些夫妻双方均在家工作的，难免产生各种冲突。如再加上孩子上网课，房间隔音也成为问题。此外，



刘 迪

整天在家“自肃”也影响体能，许多父母带孩子外出活动。但大城市中，各处住宅附近公园绿地人满为患，这可能造成感染，令人担心。

疫情发生后，某日本教师在“脸书”上呼吁，组织一大学教师群，跨越大学，彼此讨论交流线上教学经验。不少教师熟谙IT，他们分享的课堂经验，笔者受益匪浅。前些年有年轻教师提倡网课，和者寥寥。时势造英雄，这次大难，那些IT通教师脱颖而出，瞬时成为网络教学领袖。

前些日子，日本有财力的大学，宣布每名在校生补助10万日元或更多，引起不少艳慕。如再加上日本政府发给每个国民的10万日元补助，则大致可使学生熬过这段艰苦时光。但多数大学无法为学生提供现金支援，相当数量同学需要顶着疫情冒险打工。作为教师，我也只能劝他们打工时远离密集人群、密闭空间，尽量多加防护。

尽管日本政府已解除“紧急状态”，许多公司、商业设施渐次重开，但stay home已然成为习惯，仍在继续。许多公司已尝到甜头，职员在家工作，可为公司节省光热费、交通费，因此并不急于召职员重返办公室。日本大学也不急于终结网课。许多大学宣布网课要持续到8、9月份，禁止学生返回学校。这次大疫，也锻炼了学生，他们真正是“网课世代”。数年后他们进入社会，此时锻炼而成的“完全线上思维”，或将成为他们这一新生代特质。

这次疫情，仅是暂时打乱人们的生活，还是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社会？对此，人们见仁见智。但是，许多工业时代的社会问题如“超大城市污染”“超时工作”“长距离通勤”，已然呈现“不可持续性”。这次大疫，应是自然给予人类一次调整、改造社会的良机。图

这次大疫，也锻炼了学生，他们真正是“网课世代”。

✉ [发自东京]